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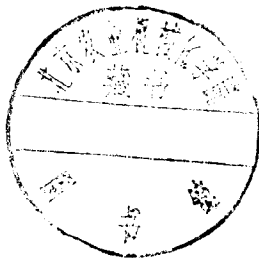
新書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四卷

历史人物

李白与杜甫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四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5 插页 9
字数 305,000 印数 1—48,000
198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11001·507 定价：3.30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侯外庐在赴东北解放区途中

論曹植
每身可

曹植
（註二）中國文字史上曹植得過極大的
的聲名，這今非自己認為是一件不十分可以了解
的事。

譬如鍾嶸的詩品把曹植列於上品，把他的
詩，魏文帝曹芳列於中品，把他的文觀魏武帝
曹操列於下品，便是最見新穎的一種見解。這
樣分別的不公平是當了後人的非難的，雖也
有人替鍾嶸辯護，說他的上中下只在表明淵源
並非流品的高級，但在原書的新鴻群論中確是
有天淵之別。如云：

植詩其源出於曲風。骨氣奇高，詞采華
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質，麗溢今古，華爾
不羣。

嗟乎，植忠於文章也。學人論之有用如
綉綉之有龍鳳，有樂之有琴瑟，士之有蘭
蕙。

此亦慷慨叱咤者，按每身可意，賦性

20x2.5=400

A772515

《论曹植》手稿之一页



一九六八年夏在北京圓明園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

1.

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
(唐在指述) (李公) (唐代宗初年曾任宰相的左指述) 于时李白已死。

出处见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太白新墓碑文》。新墓碑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在李白死后三十四年。其文有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城他人。纯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跋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源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身窜于碎叶。流寓散居，隐姓者名。”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其二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碑文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

《李白生于中亚碎叶》手稿之一页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入《历史人物》和《李白与杜甫》。

《历史人物》初版于一九四七年，上海海燕书店印行；一九五六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印；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此版编入《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经作者校阅修订，有所增删。其中《甲申三百年祭》和《关于李岩》二文，一九七三年人民出版社刊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时，作者又作过一次修订。本卷是根据《沫若文集》本和《甲申三百年祭》一九七三年单行本编入的。本书原所收《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和《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三文，现抽出改收入本全集《文学编》。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该版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印刷本出版后，作者作过一次修订，本卷是根据他的修订本编入的。

第四卷目录

历史人物

序	3
屈原研究	7
论曹植	106
隋代大音乐家葛宝常	133
王安石	166
甲申三百年祭	176
关于李岩	205

李白与杜甫

一、关于李白	209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	210
李白的家室索隐	225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	245
——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	264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	
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	283

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	302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	318
二、关于杜甫	343
杜甫的阶级意识	344
杜甫的门阀观念	365
杜甫的功名欲望	379
杜甫的地主生活	393
杜甫的宗教信仰	409
杜甫嗜酒终身	426
杜甫与严武	442
杜甫与岑参	454
杜甫与苏涣	472
三、李白杜甫年表	489

历史人物

序

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史料也实在太浩瀚，以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在几部历史剧中，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屈原、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等等。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萬宝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我还有一篇《钓鱼城访古》，也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写成史剧的调查工作。史剧没有写成，那篇调查记，论性质尽可以收在这儿，但已经被收进《今

昔蒲剑》里面去了^①。

我对于王安石是怀抱有一种崇敬的念头的，实际上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他在历史上出现得太早了，孤立无辅，形成了一个屈原以来的历史上的大悲剧。这悲剧不限于他晚年的失意，而是在他的新政废止之后，宋室卒于遭到异民族的颠覆，中国的农民老是不得翻身，又苦了一千年。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个人拿来写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层，苏轼作为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这些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观见解，他们三个人在当时实在是代表着这样的三方面。以司马光为代表，漫衍而为南北两宋及其后的道学家，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打着儒家的招牌，吃的是孔、孟的残饭，实际上他们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坏的一些成分，和道家的精神结合了。那些顶戴着司马光的所谓大儒，周、程、朱、张辈，认真说只是一些道士。在秦、汉以后要找一位纯正的儒家代表，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

王安石被埋没了一千年，近代人渐渐知道他的价值了。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就在我们新兴历史家的头脑里似乎都还抵不过司马君实和周、程、朱、张。一种传统观念

^① 这篇文章，现改收进本编第三卷《史学论集》。

一被形成，要打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三人行》没有写成，王安石的研究，在本书所收的实在只是一点轮廓。关于他，我在重庆时曾经作过几次讲演，自己觉得讲得也还不错，然而纪录得实在太简单了。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不过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详细的文字，只消举出他的两句话已就足以认识他的真面目。

一，“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顶重要的就是这“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向老百姓学习”吗？

二，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权制兼并，均济贫乏”。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倒土豪劣绅，使耕者有其田吗？

《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

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得不够。可惜关于他的资料是毁灭了，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唯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并不是单纯的“官激民变”。

认识了李岩的这层重要性，我们请把他和约略同时的一

些学者或思想家来比较一下吧。例如顾炎武在前是被视为承先启后的一大鸿儒，特别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清廷的羁縻，而且还有组织地下运动的传说。但他对于李自成是反对的，可以证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无人民思想。

又例如王船山，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来是够被强调着，轰轰烈烈诸顾炎武之上了。他的民族思想也异常强烈，曾参加南明的抗清斗争，明亡隐于苗洞，坚苦著书，书也到了两百年后才为曾国藩所刊行。这些往事的确足以增加人对于他的尊敬。然而在我看来，他也只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

这儿有这么一段事实。张献忠到了湖南，慕王船山的大名，特别礼聘他，请他参加他的队伍。王船山躲起来了，不肯和“草寇”合流。张献忠使用绑票的方式把王船山的父亲捉来，要挟他。弄得王船山没法，只好毁伤自己，被肩舆抬着去见张献忠。张献忠看他那样固执，便把他父子一同释放了。据这个故事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张献忠也并不如一般传说所讲的那么糊涂，而王船山的固执倒是可以惊人的。请把这种态度和李岩比较一下怎样呢？李岩不是可以更令人向往的吗？

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可以省得我费事。不过我还有一种希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屈原研究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一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他是生在战国后半期的楚国的。司马迁的《史记》上有一篇《屈原贾生列传》，前半部便是传的屈原。我现在把那大要摘录在下边：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